



雨花台烈士雕像 快报记者 赵杰摄

亲人寻踪

“我认识齐国庆烈士的一位亲人。”昨天下午1点多,合肥的一位先生给快报打来电话,“他叫齐新安,现正在南京出差,手机号码是……”

如果情况属实的话,齐新安将成为我们找到的第一位烈士亲人。记者随即拨通了齐新安的手机,得知寻亲活动后,齐新安声调提高,语速加快,“我就是齐国庆的侄孙。我马上去雨花台烈士陵园。”

齐新安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大学职工,前天来南京出差。记者打他手机时,他刚从新街口一家宾馆出来,准备驱车回合肥,“再顺道祭奠一下二大爷,已有7年没来看他老人家了。”齐新安说。二大爷指的是齐国庆,是他老家安徽太和的称呼。

展厅里第三位烈士,就是我的二大爷

7年未来但记忆犹新

下午2点多,在雨花台烈士陵园广场,记者见到了齐新安,中等身材,目光炯炯,十分精干。一见面,他急切地拉住记者的手,“走,去看看我二大爷。”齐新安说,最近一次来还是2001年春,当时他在安徽省直机关工委,单位组织活动,专门来雨花台烈士陵园祭扫英烈。

一晃7年过去,但齐新安对烈士陵园里的一切依旧记忆犹新,进入大门后,迅速找到烈士纪念馆。

三步并作两步,齐新安快速走过纪念馆前的几十层台阶,“进门后向右,穿过一个大厅再向左几十米,第一个展厅的第三个烈士就是我二大爷。”齐新安越走越快,越说越激动,“到了,这就是我二大爷。”话落,齐新安的手已指向展板上一张黑白照片。照片是齐国庆的半身照,虽有些旧,但依旧难掩主人的英俊神采。

齐新安说,家族里容貌长得最像齐国庆的是五叔齐从谦,现在在上海同济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他对二大爷一直十分敬仰和怀念,一有空就经常来雨花台烈士陵园瞻仰。”

由于工作繁忙,齐新安这7年虽然没来雨花台,“但我始终没忘记二大爷,前年清明,我让爱人带着女儿过来祭扫,并瞻仰革命烈士的丰功伟绩。”

齐新安说,曾祖父是山东枣庄人,因生活所迫,逃荒到安徽太和县,后进入药铺学艺。出



“齐国庆就是我的二大爷” 快报记者 赵杰 摄

温情在流动 亲人在呼唤 寻亲“集结号” 人在呼唤 响动全国

■寻亲“集结号”

“69名烈士在这里,他们亲人在哪里?”昨天,快报在全国吹响了寻找烈士亲人的集结号,一整天,叮铃铃……叮铃铃……快报呼叫中心96060的铃声一声紧接着一声,安徽的、重庆的、北京的、江西的、福州的……数百条关于雨花台烈士的信息在这里汇聚:有人提供烈士线索,有人寻找自己的烈士先人,还有南京市民满腔热忱地提出愿意自己掏钱帮助马丽佳(烈士马昌之女,见快报昨天报道)清明来宁祭父……

温情在流动,亲人在呼唤,雨花台烈士灵魂不再孤寂,他们在静静地等待。

昨天,寻亲铃声响了一整天



烈士的亲人啊,你在哪里 快报记者 赵杰 摄

资助,是被深深地打动

他是南京人,姓李,但不愿透露自己的名,只是打来电话,激动地告诉记者,昨天,他一直被快报的“集结号”感动,也被烈士的后人感动,所以他很愿意自己掏钱助马丽佳来宁,拜祭她的父亲。

“没有烈士们的抛头颅,洒热血,哪来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李先生说他今年50多岁,经历过风雨才会满足现在的安逸,“她的爸爸是革命烈士,我尊敬崇拜他;同时,作为女儿,她也许只在很小的时候见过爸爸,但她却时时刻刻惦记着爸爸,尽孝是中华民族的美德,这点我特别欣赏她,现在,因为路费她无助,她没法尽孝,我愿意自掏腰包帮她圆梦,让她能在清明时节为她父亲献上一束花。”

李先生表示,马丽佳的来回路费,包括在南京的短暂住宿费,他都包了,但唯有一点遗憾的是,他可能没有时间去接她。

我们的亲人牺牲在雨花台吗?

安徽的解女士打来电话,提供了郑家祥烈士的亲人联系方式,谭诚打来电话,告知了谭程生烈士的亲人电话……这样的信息有数十条,久违的烈士亲人悄悄露面了,而与此同时,一些市民也在焦急地打探着战争时期查无音讯的亲人的信息,上海市民王先生说,自己的爷爷是江苏泰州靖江人,叫王

财宝,帮忙查一下是不是在雨花台,淮安涟水的李先生则表示“1982年县人民政府发给我们一份证明书,说父亲是革命烈士,烈士编号在哪里,我们找过但找不到,档案里倒是有记载,烈士证在老家,我父亲的名字叫李学恒。”……面对这些求助,记者找雨花台烈士陵园一一进行了查证,但没有找到,当记者无奈地把答案告知他们时,他们失落之余,仍不忘嘱托记者,“有消息一定要告诉我,谢谢!”

以前的烈士名字错了,能不能改?

北京的肖小姐,昨天一连打了三个电话,相当执着地向着同一个问题,“我是烈士蒋雄亲哥哥的外孙女,听我外婆说,蒋雄是她的亲叔叔,但只是个化名,他其实姓陈,能不能帮我们问下雨花台烈士陵园,能不能改过来。”肖小姐告诉记者,蒋雄与他的爱人姜辉林都是烈士,他们没有孩子就牺牲了,在雨花台烈士陵园内他俩的照片一左一右挂着,他们的家属全在江阴,蒋家当时兄弟四人出了三个烈士,江阴还为他们家出过书,这都有证可查,这个化名还希望能把蒋雄这个名字还原成真名,就是不知道怎么操作。

昨天,记者就此咨询了雨花台烈士陵园,该馆一位负责人表示可以,但要有很确凿的证据,然后经过民政部门的鉴定。

快报记者 毛丽萍

■本期寻亲线索

柳志杰烈士

(1902-1934),又名展群,籍安徽潜山。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长沙分校学习,1927年,在该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转入南京伪中央军校学习,在此期间,秘密从事我党地下兵运工作。1933年5月,由华北党组织派赴冯玉祥、吉鸿昌组织的“察绥抗日同盟军”,任该军宣传部参谋长兼教导大队长。1934年3月,由于南京党组织的一名成员被捕,敌人在其住处查出柳志杰的通讯地址,将其逮捕,解来南京,柳在雨花台英勇就义。柳坚贞不屈,留有就义诗一首:父兮空生我,母兮空殉我,辜负国恩,此生一无所。愿将寸草心,化作光明火,长照可怜人,渡此滔滔河。

烈士无子女,有一侄柳干夫与纪念馆通过信,原地址:上海南京西路1025号3弄。

梁永烈

(1904-1927)山东省东平县人,原名永坤,字精邦(金邦),1904年农历九月初八生。1925年就读南京五卅公学。1926年底,在文化震,赵文启同志领导下,梁永与钟天樾等人一起,积极筹建浦口码头各基层工会,为建立南京市总工会作准备。后在“四一〇”事件中与侯绍裘、谢文锦、陈君起、文化震等同志一起被捕、牺牲。

梁永在金陵机器制造局(今天的晨光机器厂)领导工人晨间工作时期曾撰写有《工人团结歌》一首:“我们工人创世界,人类一世上,不做工的无产者反把我们欺,起来!起来!同心协力,结成团体。”

梁永恩(梁永之兄)原地址: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基港四十一队一组。

■寻亲播报

亲人在这里——发自昆明

刘希禹烈士

“你们找刘希禹的亲人?我认得。”昨日12时许,一位名叫孙利权的先生给报社打来电话,称他认得刘希禹的亲人。在孙利权的帮助下,昨日我们找到了刘希禹的侄子刘永华。刘永华已76岁,住在昆明,他是刘希禹的五弟刘希孔的大儿子,也是刘希禹最大的

侄子。据刘永华说,解放后,昆明“军管会”的人给他家送来一张烈士证明,一家人才知道刘希禹在雨花台牺牲了。当时一家人都很悲痛。记者昨日多方打听才知道刘希禹的小弟刘希周的下落,刘希周已80多岁,但身体还好。但昨日刘希周老人外出时,我们将继续通过刘希周老人了解刘希禹烈士的情况。(据《生活新报》)

亲人在这里——发自重庆

钟天樾烈士

“20年前因为生病,我没去成南京。今年清明,希望能去雨花台给叔公扫墓!”昨日,永川9中退休教师钟景仁表达了他心中埋藏20年的意愿。前天,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发布60名烈士资料,委托本报等媒体帮助寻找烈士亲人。记者辗转奔忙,终于联系上永川籍烈士钟天

樾同父异母弟弟钟正隆、侄孙钟景仁。“我们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才得知钟天樾遇害雨花台的位置,三层靠东边墙上大概一个平方的空间,只有事迹记载,没有相片。方德军2007年10月去世的时候还在惦记着让安徽人知道有一个安徽籍的烈士——他的三舅方德芝。让方德芝能够落叶归根,成了方家人的共同愿望。”(据《重庆晚报》)

亲人在这里——发自合肥

方德芝烈士

他是土生土长的合肥人,他的重孙方家胜目前住在合肥。解放后安徽省第一任劳动局局长宣某曾是方德芝的部下,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失败后宣某被抓了起来,宣某的老婆便告知方德芝赶紧转移,但方德芝必须销毁部分文件,并亲手干掉了“一个叛徒,最终耽误了转移时间才被捕。方家胜清楚地记得方德芝烈士在南京雨花台历史展览馆的位置,三层靠东边墙上大概一个平方的空间,只有事迹记载,没有相片。方德军2007年10月去世的时候还在惦记着让安徽人知道有一个安徽籍的烈士——他的三舅方德芝。让方德芝能够落叶归根,成了方家人的共同愿望。”(据《新安晚报》)

亲人在这里——发自贵州

文化震烈士

“我就是文化震的亲人!”昨日上午,看到本报寻找雨花台烈士亲人的消息后,贵阳市民赵兵拨通报社24小时热线电话后激动地说。赵兵说,文化震是他母亲的亲叔叔,文家在贵阳还有亲人,其母文启学是目前唯一在世的文姓后人。

当日下午,记者与赵兵一起来到省军区干休所,见到了73岁的文启学老人。据介绍,文化震一家6兄妹,他上面还有一个哥哥(文启学的父亲文化福)一个姐姐,下面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其父是当时国民政府贵州教育厅的一个普通职员,母亲是一般的家庭主妇,全家住在贵阳弯弓街。

(据《贵州都市报》)



雨花台烈士陵园 快报记者 赵杰 摄

主流媒体倾情联动

浙江	现代金报	河北	燕赵都市报
上海	上海青年报	湖北	楚天都市报
广西	南宁晚报	湖南	潇湘晨报
安徽	新安晚报	贵州	贵州都市报
山东	半岛都市报	福建	东南快报
四川	成都商报	重庆	重庆晚报
陕西	西安晚报	江西	江南都市报
云南	生活新报	山西	三晋都市报

亲人寻踪

两首七言绝句,和一个名字,这是父亲送给她的全部礼物。但她觉得,父亲留给自己的很多很多。

汪慧从出生那一天起,就没见过父亲。她并非遗腹子,但是在她出世前4个月,从事中共地下工作的父亲汪裕先被捕,坐了四年多监牢,最终还是被国民党拉到雨花台杀害了。为了掩护父亲的工作,母亲落下一身重病……翻看着父亲留下的诗作、家信,78岁的汪慧仍然止不住失声痛哭。

汪裕先的女儿找到了 “父亲在狱中为我起名为我写诗”



汪慧说起父亲泣不成声 快报记者 顾炜 摄

■心愿

清明来看一眼 父亲血染之地

“父亲有个姑妈在南京,那时候不给收尸啊,姑妈知道消息后,就在附近等着,天黑后偷偷跑进去,找了半天,才在土里扒出他的尸体。又偷偷从水路运回上海南汇老家。”

母亲抱着汪慧,哭了好几天。“他们感情非常好。”汪慧翻出父亲写给母亲的诗给记者看,字里行间充满了深深的爱恋与歉疚。

“因为这辈子太苦太累了,解放后渐渐多久,我们生活好了,母亲却因为腰椎伤得太重,不得不坐轮椅了。”1962年,在上海火柴厂工作的汪慧,一家随着工厂迁到了镇江。上海民政部门特意送来烈士证,1983年,国家民政部也为汪裕先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开始,镇江民政部门都不知道。我们想,父亲是为革命死的,我们也不能给他丢脸,有什么困难应该自己克服。”一家人甚至谢绝了国家给的抚恤金,也从没有为什么事去烦过民政部门。即使大儿子下岗,汪慧也不愿去讲这些事。

难道其中一位就是汪慧?记者赶紧跑上前询问,听说是从南京来的,其中一位老人一把拉住记者的手,“就是我!就是我!刚刚他们告诉我,你们在找我。”原来,以前的老邻居在快报上看到了寻找烈士后人的消息,“住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我们都不知道她父亲是烈士,只是看到名字一样,老家又是上海南汇的,所以跑过来问问她,一问才发现还真是!”

眼看清明快到了,汪慧有个心愿就是,今年到雨花台来一趟。“上一次去,还是1983年前后的事了。后来身体不太好,前几年,老伴又去世了。我一个人也不敢跑。希望今年能有机会,去看一看。”

快报记者 孙兰兰 特别鸣谢《京江晚报》

■英雄事·砥柱情

父亲狱中给女儿起名

汪裕先18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组织运动。民国16年,即1927年,汪裕先回到家乡周浦镇开展中共地下工作,任中共周浦区委书记和中共南汇书记。1930年4月,赴太湖组织农民武装斗争,由于叛徒告密,汪裕先在途中被特务跟踪被捕。

父亲狱中写下两首诗,一首给妻子,一首给女儿:“狱室拘留四月奇,炎炎正值夏初期。监门探视高堂望,报送妻生一女儿。”

“新娃生小不知愁,头角轩昂意态悠。只恨阿爷身在狱,数春未把饼钱留。”汪慧捧出父亲的遗像,念着父亲为她写的诗。在狱中,汪裕先写了一首又一首诗,给“白发已丝丝”的母亲、给“一见便生情”的妻子、给从未谋面的女儿……

最初,他被判13年刑,后来改判8年。然而,汪裕先与外界党组织保持联系的事终被发现,国民党恼羞成怒,立即判他为死刑。1934年5月10日,汪裕先

在南京雨花台被杀害,年仅26岁。



汪裕先写给妻子和女儿的诗 资料图片